

騷夏《瀕危動物》的女同志書寫

陸怡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

通訊作者：陸怡臻

聯絡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永園路一段 118 號

電子郵件：luyear090628@gmail.com

投稿日期：2018 年 9 月

接受日期：2018 年 12 月

摘 要

台灣的同志詩研究是近來獲得研究者持續關注的新興議題，相比男同志詩以已率先展開研究里程，女同志詩至今仍舊少有相關討論。騷夏為一出櫃的女同志詩人，其詩集《瀕危動物》於卷一的部分，先是掀開原生家庭的歷史，追溯生命的源頭；接著，於卷二的部分掀開同性戀人的面目，同時揭開作者所欲敢曝的女女情慾。本論文以作者的身分為一定錨，將詩作作為開展，研究其詩中的女同志書寫，欲使「同志詩」此一文體，除了作者身分以外，亦能從共通的書寫特色進行解讀，給予閱讀者更多元的鑑賞方式。在騷夏《瀕危動物》的詩作中，得以看出同志對於愛的渴望，以黑暗中的現身、性別界線的流動、身體慾望的延伸，成就獨屬於現代女同志詩的特徵。

關鍵詞：女同志研究、女性主義、同志詩

壹、緒論

台灣同志書寫是近幾十年來台灣文學發展中不可忽略的一個現象¹。紀大偉在《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中，討論了對於同志文學的定義。「同志文學」一般認為是呈現同志的文學，但是「同志」這個詞應該廣義或是狹義解讀，亦是一個問題。而紀大偉在序言中也作了定論，他認為，比起總總的嚴密考核，可能用心良苦，但恐怕有窄化文學詮釋空間的危險。文學的分類，與其嚴密，不如寬鬆，讓寫作者和閱讀者都有發揮想像力的空間²。

本書對於同志文學的定義是相對有彈性的：這樣的文學

文本展現了同志的情思、慾望、行動或人際關係，但展現的方式可以隱晦也可以坦白，文本中的同志角色可以是主角或配角或「只聞樓梯聲不見人下來」，寫作的人可以是同志也可以是非同志。

接著，在同志文學發展的討論上，一般人認為，同志文學在台灣的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啟蒙期」：也就是保守的戒嚴時期，白先勇在 1970 年和 1980 年發表《孽子》等突顯同性戀小說的時期；（二）「發展期」：台灣 1987 年解除戒嚴以後，1990 年代出現質與量都相當可觀的同志小說，也堪稱是同志文學的高峰期；（三）「沉澱期」：1990 年代以後，因電腦網路蓬勃發展、紙本報刊萎縮著稱，因此將之歸類為沉澱期³。

雖說台灣同志文學已然進入繁花盛開的階段，但是同時

¹ 曹惠民（2007）。台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及其元素。華文文學，78 期，50 頁。

² 紀大偉（2012）。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台灣文學館，12 頁。

³ 同上註，13 頁。

也能看出，比起散文和新詩，台灣的同志文學書寫以虛構的小說為多數⁴。本論文探討的詩人騷夏，即為在沉澱期以網路大放異彩的詩人之一。以文學界關注的文類而言，從早期的同志作家論，到近期的同志文學史論，皆以小說為主要論述對象，同志詩便顯得格外寂寞⁵。在陳克華以後，一般只有鯨向海被認為是網路世代發跡的詩人，而兩者皆是以書寫男同志詩作為主的詩人，討論同志詩的研究尚且不多，對照以往論及鯨向海的論著，對於鯨向海詩作中的性別意識也無特別關注，大多聚焦在鯨向海作為年輕網路時代詩人的指標性意義，或對詩中呈現的意象做類型式的探討⁶。然而，無論是與小說相比，或者是與男同志書寫相比，年輕的女同志詩作都較缺乏探究及論述。女同志身影的缺乏，以西方女同性戀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而言，認為女同性戀因為身為女性和同性戀，在性別和性取向上處於被雙重壓迫的困境⁷。另一方面，也有一說是肇因於女性的身分，對於形成公領域較不便利，女同志的社交網路常透過私領域的人際網路牽連起來⁸。由此，便能以女同志身影的消失以及缺乏做一個解釋。

但是，其實在騷夏創作的同一時期，也有其他女同志詩人在文壇中顯露頭角，探討女性世界的情感。例如葉青《兩水直接打進眼睛》、《下輩子更加決定》以簡潔扼要的文字直指內心關於愛的辯解和情愫、柴的自費出版詩集《一則必要的告解》紀念一種對女性慾望的投射……這些與女同志相關的創作並不是沒有，而是以更多元的形式在網路上被書寫。在 1990 年代以後，文學的風景還難以被歸類和定型，但是，透過這些女同志作家對於女性世界的寫作，往往透露著創作者內心的表達意識，也使得讀者觀看這些作品的角度，可以更加的豐富及多元。

也因此，閱讀者在文學作品中尋覓的女同志身影，不應單單只是做為一種閱讀的框架，而是一種對於慣性的閱讀思考視角所做的另一種風景⁹。本論文所探究的詩人騷夏，因是已經出櫃的作家，在此脈絡下，給予筆者更確信的討論空間，可以由其作品中發掘女同志書寫的各種可能。然而，作品、作者之間的關聯，並非身分可論，如能拋開異性戀體制收編的束縛，也更能拓展對於文本的解讀空間，進而發現更多詮

釋上的可能¹⁰。

貳、本文及注釋

一、黑暗中的現身

「同性戀」一詞，最早源自於 homosexuality 的英譯。1869 年，匈牙利精神科醫師班科特(Karoly Maria Benkert)發明了此醫學名詞，用來界定同性之間的情感和本能之間互相吸引的「心理上的缺陷」現象¹¹。由此開始，也就注定了同性戀遭受社會上壓迫的事實，即使在一百多年後被從精神錯亂中除名，離真正被平等對待依舊有很長的距離；女同志遭受的壓迫，則主要來自其原生家庭。大多數的女同志絕大部分是出生長在異性戀的家庭中，而在異性戀的父系社會之中，女性被視為一種交換的物品以完成婚配的任務，因此大多數的女同志都在到達所謂「適婚年齡期」後面臨絕大的壓力¹²。鄭美里也說：

原生家庭對未婚女兒施以婚姻壓力的方式有直接強迫、間接柔性的關心（或囉嗦），或者同時軟硬兼施。影響壓力的形式有下列因素：家人關係、未婚女兒的年齡、是否已現身、外在社會因素等。

孟樊認為同志的認同有三個步驟：「召喚」（interpellation）、「出櫃」、「去汙名」¹³。然而，同志之所以需要性別認同，是在異性戀霸權的體制下所致，如此「邊緣」的投身成為一種壓迫的形式，進而內化成同志的自我意識¹⁴。柯采新在《同女出走》中，為同志下了如此定義：

「誰是同性戀？對同性戀的定義為何？」無論本質論或是建構論，大概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對同性有情慾的人。」柯采新卻大膽的說，錯了，同性戀應該定義為「踰越異性戀律法的人」¹⁵。

女同性戀比起「踰越異性戀律法」，同時更要踰越父權的宰制，踰越一段近乎是消失的歷史。男同志的議題是從反汙名開始，女同志的問題則在於如何被社會看見¹⁶。騷夏《瀕

⁴ 同上註，53 頁。

⁵ 林珮苓（2009）。隱／現於詩句中的同志意象——以鯨向海為觀察對象。當代詩學，5 期，10 頁。

⁶ 同上註，14 頁。

⁷ 鄭美里（1997）。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市：女書文化，18 頁。

⁸ 洪雅琴（2000）。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台北市：麥田，189 頁。

⁹ 劉韋佐（2009）。同志詩的閱讀與陰性書寫策略——以陳克華、鯨向海、孫梓評為例。臺灣詩學，13 期，211 頁。

¹⁰ 林珮苓，9 頁。

¹¹ 沈俊翔（2004）。九零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同志主體研究。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班，12 頁。

¹² 鄭美里，49 頁。

¹³ 孟樊（2006）。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台北市：揚智，286-287 頁。

¹⁴ 李東霖（2010）。王盛弘《關鍵字：台北》的同志書寫。文學前瞻，10 期，55 頁。

¹⁵ 柯采新（1997）。同女出走。台北：女書文化，11 頁。

¹⁶ 簡家欣（1997）。九零年代台灣女同志的性別抗爭文化：T 婆角色的解構、重構與超越中的論述。思與言，35 卷 1

危動物》的詩作中，出現多次「掀開」的詞語，將人物一次次從黑暗中召喚現身。《瀕危動物》共計 11 首詩，小說家陳雪認為「以驚人的創造力與企圖心將長詩與散文綿密交織」，詩人孫梓評亦表示此詩集混合情書、短詩、日記等各種文體的建構¹⁷。繁複的句式以及篇章交融下，自黑暗中現身的概念反覆出現，同時，不可忽略的是，其中「卷一：新娘」也出現多次質疑父權敘述的書寫，因此父親在詩作中也反覆被「掀開」、被「現身」。若先去除父親相關的書寫，純粹以女同志被「現身」的前提來觀察，在表一「騷夏《瀕危動物》詩作女同志現身意象」中，亦可看到這樣的概念以不同詞語不斷展現：

表一 騷夏《瀕危動物》詩作女同志現身意象

詩名	黑暗相關詞語	女同志現身 相關詞語	女同志 「現身」 總計次數
卷一：新娘			
01 據實以報	白色大布兜頭 蓋下	掀開 3 次	3 次
02 時間之父	兜頭白色大布	掀開 1 次	1 次
03 掀開	白色大布兜頭 蓋下	掀開 4 次	4 次
04 舊島電話			
05 新娘	蓋頭、頭紗	掀開 7 次、 掀起 1 次	8 次
06 答案			
07 妹妹孵蛋			
08 至少在我 和她的四目相 接的有生之年	「那個」	宣告 1 次	1 次
09 假設我 可以變成他／少 年白／老河道			
10 掀開	白色大布、悶	掀開 15 次	15 次
卷二：瀕危動物			
11 瀕危動物 ／心肝市場／ 玩具的房間／ 兔崽子再也不 到我家來了／ 到處都是壞天 氣	罩著我的布塊	掀開 7 次、 揭穿 1 次	8 次
12 有墳			

僅十二首詩中，除卻專門爬梳母親身世的「舊島電話」，十一首詩中有七首詩都反覆出現女同志自黑暗中現身的「掀開」意象，總計四十次。以下列舉〈瀕危動物〉、〈新娘〉以及〈至少在我和她四目相接的有生之年〉為分析：

我曾掀開一位新娘 這個新娘是我的父親
我曾掀開一位新娘 這個新娘是我的母親
今天我的任務 是要掀開一個和我同國的新娘
另一隻 稀有 美麗
對於未來缺乏繁殖能力的
瀕危動物

在〈瀕危動物〉中，作者先是爬梳父親身世，接著梳理了母親的一生，「掀開」了父親與母親這兩位新娘以後，接著作者欲掀開的，則是一位「和我同國的新娘」。新娘籠罩著白色的大布，籠罩著頭紗，也因此「新娘」在〈瀕危動物〉中一再象徵了被籠罩在黑暗中的人事物。原生家庭被揭開以後，接著便處理想要進行到下一個「家庭」的掀開。同性戀在自我主體的認知上，漸趨明確但未完全正面認同自我性取向，此種現象是被所謂社會象徵秩序排除在外，也就是她們是被異性戀框架所排除之邊緣人物¹⁸。同性戀經常被否決和認為不正常的理由，便是因為同性伴侶無法生育。在此，除了沒有一般生理上的繁殖能力，作者更是進一步點出「對未來缺乏繁殖能力」，被排除在異性戀社會框架的人，甚至對於未來也沒有立足之地。這也是為什麼，承認兩人之間的愛情，需要「掀開」，需要自被籠罩的黑暗中現身。在〈新娘〉中，一樣的命題也一再出現：

親愛的麻麻 妳可有想像過一種可能 如果妳也有個
女兒
她就像那些船難故事裡沒有變成母親的角色 也沒有
跨過那個岸靠岸
沒有成為新娘、母親的她們
是不是變成一種難以在神位歸類、難以親近處理的孤
鬼
親愛的麻麻 我極有可能變成被海鯨吞下之人
如果我就是那野靈魂
如果我勇敢地切開了鯨魚之腹 讓自己回來
親愛的麻麻 那妳敢不敢幫濕冷腥臭的我開門

在父權體制的設計下，女人從父親掌管的原生家庭到以丈夫為主導的家，自始至終無法逃脫男性的「家規」、配合扮

期，5 頁。

¹⁷ 騷夏 (2009)。瀕危動物。台北市：女書文化。168 頁。此為孫梓評在書後的推薦專文。

¹⁸ 俞珊 (2002)。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班，41 頁。

演著落入家庭的犧牲天使角色，料理家務、盡生殖天職，做好「早餐麥片包裝上的標準家庭」(the cereal-packet norm family)¹⁹中微笑面對丈夫兒女的好妻子、好母親形象²⁰。一個女同志選擇成為女同志，那麼便必然面對無法落入人生第二個家庭的壓力。父母的期盼、社會的依歸，前者由於身為親密的家人，女同志需要面對的壓力更為直接。周華山亦提出華人同志現身時所面臨的困難來自家庭，而最難現身的對象是父母²¹。〈新娘〉揭示了身為同志的女兒對母親的告白，不會成為異性戀眼中的「新娘」、無法步入傳統認知的婚姻，同時可能也無法成為母親的自己，會不會從此在社會中流離無法找到自己的定位。因此，「勇敢地切開鯨魚之腹讓自己回來」，便成為一種現身，這樣的現身必須飽含勇氣，自嘲溼、黑暗的鯨魚之腹中回來，回到陽光下，那麼，懷胎十月在腹中孕育自己的母親，是否還願意面對並且承認這個沒有進入常規的女兒。

然而，同樣是面對親人，同樣是自櫃子內的現身，〈至少在我和她四目相接的有生之年〉則提出了一種更為溫柔且可愛的陪伴。〈至少在我和她四目相接的有生之年〉描述了身為同志的姊姊以及異性戀妹妹之間的相處模式：

我的妹妹不是那個
 她的眼神很堅定的告訴我
 她完全沒有那個的煩惱
 至少在我和她四目相接的有生之年
 她絕對不會駭人地向親朋好友宣告什麼
 她像她的媽媽——她不是那個
 她也像她的爸爸——她也並非那個
 ……

妹妹因為不是「那個」，也就不需要驚世駭俗的向親朋好友「宣告」些什麼；和作者不同，作者因為身為「那個」，便需要在人生中活著的某一天，向這個世界「宣告」些什麼。

不用害羞使用人稱刻意拉開敘述者與被敘述者的距離
 不用焦慮使用代名詞的性別
 或在字裡行間豎立曖昧和感傷的噴煙

她就是這麼甜美的異性戀

這麼甜 這麼甜 這麼甜

直至詩的最末，作者終於明確點出不是「那個」的妹妹，其實就是一個甜美的異性戀。因為安穩地坐在世界的規則之中，因此不需要焦慮書寫時候的文字，更無須擔心宣告或者不宣告的問題。反之，身為「那個」，也就是同性戀的作者，則在這個安穩世界的背面焦躁不安的等待著某一個「宣告」的日子。

同志的現身是一種動態歷程，一種由個人內在對性傾向的覺察、確定，到對較親近對象的表露，進而公開至完全的生活圈，但是這樣完整的階段，並非所有人都可以經驗²²。《瀕危動物》貫串了自黑暗中現身的概念，從一而終，因此，可以歸納出，在騷夏的女同志書寫中，伴隨黑暗而來的，是無法現身的情感，以及意圖現身的掙扎與期待。一般戀愛習以為常的平凡，在女同志的世界中，往往都是奢求，而能被看見和理解，也是這些書寫中不停期盼的渴望。

二、性別界線的糾葛

在女同志的社會之中，「T／婆」之分指女同志伴侶一陽剛一陰柔的配對模式，劃分出較為陽剛的女同志形象，以及較為陰柔的女同志形象²³。然而，T的定義以及存在，同時也模糊了二元性別的疆界。張娟芬在《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之中提及：

也許T婆不是一種角色，而是一種風格，包括裝扮、舉止、態度等²⁴。

儘管性別模糊是社會真實的一部分，卻不是容易被看見的存在，而主流性別秩序藉由異性戀霸權、此一權力結構的運作得以維持外，性別秩序所產生的規範與評價也彰顯了異性戀運作霸權的效應²⁵。身體是一個論述交會的場域，在異性戀中心的社會中，人們對於性別概念的思考邏輯，仍大部分呈現出明顯的二元強制性²⁶。除了外在形象上的陽剛之外，T的概念同時展現在性的主動性上，另外也象徵了內心的保護者情懷，亦有一部分的T認為，T的陽剛特質是一種

¹⁹ 「早餐麥片包裝上的標準家庭」(the cereal-packet norm family) 由人類學家愛德蒙·李奇 (Edmund Leach, 1967) 提出，表呈大眾對理想家庭的刻板印象為：「丈夫是一家之主，面帶微笑的妻子則負責照顧兒女。」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 (1995)。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 (俞智敏等)。台北市：巨流，105 頁。

²⁰ 許劍橋 (2002)。九〇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班，227 頁。

²¹ 周華山 (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²² 黃玲蘭 (2005)。從「同性戀認同歷程」談女同志的現身壓力與因應策略。元培學報，12 期，36 頁。

²³ 簡家欣 (1997)。九零年代台灣女同志的性別抗爭文化：T婆角色的解構、重構與超越中的論述。思與言，35 卷 1 期，150 頁。

²⁴ 張娟芬 (2001)。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市：時報，23 頁。

²⁵ 同上註，頁 20。

²⁶ 洪菁霞 (2013)。年輕女同志穿著束胸之經驗探討。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18 頁。

責任的履行，必須有所擔當，尤其在情感互動中能保護對方，讓伴侶有安全感²⁷。

然而，在騷夏的女同志書寫中，性別的界線反而是糾葛的。由於同志之間理應沒有所謂性別界線，但是在性愛以及相處之中，反而可以看出明顯以社會概念劃分的T婆意味。T的鮮明風格，凱絲(Sue-Ellen Case)在〈朝向T婆美學〉(Toward a butch-Femme Aesthetic)中也有所論述，她認為不同於異性戀女人對陽物(phallus)的可欲卻害怕被發現，所以刻意表現女性化，以迂迴的方式渴望陽具、又不敢真正擁有；女同性戀的Butch(即T)則不同，她渴望陽具而且不害怕表現出來，因此她不需要刻意把自己變得女性化，所以Butch是沒有陰莖(penis)卻擁有陽具(phallus)的人²⁸。在這裡，陽具並非指生理的陰莖，而是位於象徵體系，如陽剛之意涵²⁹。這種性別的轉移以及虛構，可從〈玩具的房間〉看出一二：

她說她坐在我虛構的陰莖，這個說法，讓我非常的虛榮，看不見的，勝過真實，她趴在我身上發抖流淚，每次做愛的最後我都會讓她爬到我身上動一動，虛榮讓我想盡辦法使她持續，我勾著手指……

在女同志的性行為中，主要以手指進行，然而在此詩中，「她」說感覺像是坐在「虛構的陰莖」上，使得「我」感到虛榮。女性與女性之間的性愛並不需要陰莖，但在此處，「虛構的陰莖」在「我」的心目中，反而代表著她們之間的性愛，與異性戀之間的性愛近乎完全相同，似乎跟男性與女性做愛的感覺沒有兩樣。在異性戀的模板之下，「我」雖清楚知道自己身為女性的身分，但依舊期待著能與正常的男性一樣給予自己愛的女性快感，性別界線的產生，便在此虛構出來。而在〈瀕危動物〉第八節中，「我」對於性別的模糊產生了混淆不清的狀況：

我試著穿戴正確的自己 一套合宜赴約的服裝
試著在第一層皮膚和第二層皮膚之間 是否也要焊接
翅膀
……
今天我使勁扭動身體
今天可能以一個球的形狀出現嗎
今天可能是紅橙黃綠
今天可以是性別的模糊 像一張濕透的紙
今天一如昨天前天大前天

²⁷ 葉靜宜(2011)。陽剛特質生理女性之日常生活處境與生存策略。台北市，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50頁。

²⁸ 參見鄭美里所援引凱絲的論述，見《女兒圈》，同註7，137-138頁。

²⁹ 許劍橋，173頁。

隨即我又決定讓這位虛稱的友人去等
整個下午(八)

因為無法找到正確的自己，因此來回的尋找在這個世界上適合生存的姿態。變換型態，成為一顆球；變換顏色，成為紅色或橙色或黃色或綠色；變換性別，模糊原本的性別，像一張濕透的紙，一切都模糊不清，找不到絕對正確的答案。以上的方式，都是「我」試著為自己虛構出另一個樣貌的嘗試。而在〈瀕危動物〉第十九節和第二十節中也能清楚看到性別的衝擊和碰撞：

或許我們手牽手一起變成男孩會比較好，呵，會比較好嗎？
至少比異國流浪還好吧。(十九)

與其當兩個女孩子，在不合時宜的國度流浪，「我」寧可變成兩個男孩，或許還會好一些。作者虛構了兩人的性別，將兩人都放進男孩的框架中，或許因為男孩們更可以充滿勇氣，更能在原先的國度立足，因此勝過於目前還在流浪的兩個女子。而兩個女子目前的狀況，則可以在第二十節中昭然若揭：

親愛的，沒有什麼好說的，如果我那麼討厭妳
我就不會煩惱給妳一個外國名
妳很愛嗎？其實妳很愛對不對？
妳也可以給我一個男生的名字，掩人耳目
但這樣事情會變得更複雜一點
反正我們真正的國家也不是我們誕生的現在
我們皆從異國而來，異曲同工、異途同歸、隱姓埋名、公平交易。(二十)

在此詩中，「我」提出許多種方式，試著隱藏「我」和「妳」之間的關係，從一個外國名開始，一直到一個男生的名字，「男生」一詞的出現，也為「我」虛構了另一個性別。因為不被自己的國家看見，只好假想異國，異國文化、異國名字，試著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因為無法在自己的性別裡面看見被接納的可能，索性換一個男生的名字，希望虛構的性別，可以為所有不合理的事物找到解釋的可能。

柯采新認為，同志並不是因為被放在不利的位置上而被壓迫的，同志的被壓迫是因為他們不被放在公領域與私領域。同志在公領域裡沒有位置，因為同女同男必須採用虛假的異性戀身分，作為近用公領域的先決條件；同志在私領域也沒有位置，因為同女同男無法享有家庭生活。在社會的層次上，性傾向壓迫就是不斷拔除未來出現同性戀者的可能

³⁰。由此，《瀕危動物》中便虛構性別界線，嘗試處理這樣的議題。

三、身體慾望的延伸

《瀕危動物》從卷二開始，出現大量的女同志性愛描寫。詩作中融入身體的意象和情色相關的書寫，在台灣的新詩發展中，異性戀書寫的焦桐、孟樊等，都是相當著名的詩人³¹。以焦桐在《完全壯陽食譜》中的詩作以及孟樊的詩作為例，可略知異性戀在詩作中的身體書寫特色。兩位詩人的書寫之中，男女身體的器官不同和互動，皆為詩中書寫的重點。

女性的身體，在過往的文學書寫中，經常是以一種柔軟的形象存在。而女性與女性做愛的身體描寫，去除侵略性的占有，也去除性的交合，在騷夏的詩作中更是以性愛貼合內心情感的概念一再出現。慾望是來自於愛的延伸，自身體綿延至內心，以〈玩具的房間〉為例：

我勾著手指，用指腹感受她體內粗糙的局部，我也揉著她的背，我們心貼心，親愛的，我要妳舒坦，多數的時候，我和她總是肩靠著肩，交頸睡去，十指交扣的手，像初識的第一天。

「我」在進行性愛的時候，並不是為了慾望的解決，也不是為了性愛的快感，而是希望可以使「她」舒坦。這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感，是一種愛的展現，希望一個人舒服快樂，大於自己本身在身體的性愛中得到快感。身體慾望在此得到延伸，延伸至與一個人的感情交流。〈玩具的房間〉的最末也提到：

我也不在房間裡面了。身為玩具，我是卡在她陰道裡面的一支爛筆，她推我進去太深，睡著了就把我忘記。她以為她什麼都沒有帶走，所以她一直走、一直走，沒有回頭。

身體的慾望並沒有因為性行為的結束同時結束，兩人分開以後，延伸至精神上的愛的「我」的部分依舊停留在「她」的身體裡，被帶走了一部分的自己。這樣的概念在〈瀕危動

物〉的第五十小節也再次出現：

妳已經失溫了，我才意識到該從妳的身體爬出來了，從妳的耳道、鼻孔，從妳身上所有開孔的地方爬出來，爬出來又爬回去。(五十)

在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是以溫度來形容感情的狀態。「失溫」一詞象徵感情的結束，直至冷卻的地步。但是，「我」一直到對方對自己的感情已經失溫，才意識到應該要離開「妳」的身體，除了耳道、鼻孔，還有其他開孔的地方爬出來，而在女性的身體意象中，開孔的地方除了以上，不能忽視的便是可以被「進入」的陰道。詩末的「爬回去」，也已經不是為了做愛，而是為了一種不捨，終究捨不得離開對這一個人的回憶。「我」與「她」的界線在分手以後重新消融，那不僅僅是為了慾望而進入與被進入，更是為了尋找情感的依託，亦可看出身體慾望的延伸。在〈瀕危動物〉的第六十九節中，更是明確點出這個特色：

不誇張的動作，怎麼能算是訊號呢？

我要把妳整個人倒過來，在妳肥厚的陰部，裝盛最豐美的菜色

當我們用食物來表達信仰和習慣、社會關係和安全感那妳是禁忌還是珍饈？(六十九)

陰部的書寫點出來性愛的象徵，然而在陰部盛裝了最豐美的菜色以後，便指出用「食物」表達信仰和習慣、社會關係和安全感，也間接指出身體慾望的關係延伸至更抽象的意涵，讓讀者得以讀出這樣的慾望源自於愛。當一個女人觸摸與感覺另一個女人的身體，將會產生奇妙的鏡射作用³²。藉由撫摸與被撫摸，逐漸感受與創造自我，因為這樣的相互性，兩方同時既是主體也是客體，如此一來，更加深女人間的親密關係，與異性戀男女的分別不同，二元性也變成了情感上的相互依存³³。

在這個對於情感越來越開放和速食的年代，無論是異性戀或是同性戀者，培養情感與建立身體的關係經常只是為了慾望或者是寂寞。網路的興起、社群網站的風行，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壓縮，然而，人的寂寞也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無論是什麼樣的社會，都渴盼著理解和陪伴。而在騷夏的詩作中，呈現了一種女同志感情的書寫：哪怕女同志在這個社會之中受到諸多社會上的壓迫，那都不要緊，只要擁有

³⁰ 柯采新，5頁。

³¹ 焦桐（2004）。《完全壯陽食譜》。台北市：二魚文化。「那是形狀與尊嚴的魔術／在墜落的邊界／魔術師軟硬兼施／從拱門裡掏出一把尺／比一比尺寸／拋向空中／變長了變長了／變成東京鐵塔……」從詩集名稱一直到詩作內容，皆帶有強烈男性器官特徵，並描述其變化；孟樊〈在浪漫大道上〉：「慾望從起點法蘭克福的高塔燃燒／在海德堡內卡河輕觸妳的明眸／在羅登堡古城垣熱吻妳的櫻脣／在慕尼黑宮廷花園愛撫妳的酥胸……」浪漫大道即為男女之間情投意合交歡的大道。

³² Alice Schwarzer（2001）。《大性別》（劉燕芬譯）。台北市：台灣商務，72-73頁。

³³ 籃慧蓮（2008）。電影《面子》與《蝴蝶》中的女同志情慾與母女關係。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研究所碩士班，49頁。

一個「我」和「妳」，便能理解、接納、融合，便能痊癒，即使感情上的結局不一定圓滿，但這些過往使得一個人能繼續在這個世界中活下去，相信終有一天會有愛，呈現了一種悲觀的積極。

參、結論

在台灣當代同志文學之中，詩的研究一直不如小說普及。騷夏《瀕危動物》的女同志書寫，因為作者身分的緣故，能給予研究者更明確的探討方向，並且歸納其詩作中恆常出現的意象。在書寫之中，筆者得以歸納出此詩集女同志書寫的特色為：壓抑無法現身的意象、女性身體慾望的書寫和性別界線的糾葛。無論是黑暗中的現身、性別界線的糾葛、身體慾望的延伸，都一再揭示如鄭美里在《女兒圈》裡所說，同志無論在公領域或是私領域都被壓迫。在同志文學中，「家」之所以會成為恆常書寫的主題，正是因為這樣的私領域，是每一個人需要在世界上需要的安身立命之所。不只是同志，無論是什麼樣的人，大抵在社會上都必須要扮演一個合宜的角色，維持生活的運轉，若連如此的私領域，都無法安心，那麼無數的壓迫便會持續存在著。

在《瀕危動物》中，作者無意避開社會中的壓迫、也無意逃避壓迫的掙扎，追求平凡的概念也無處不在。誠如近日沸沸揚揚的婚姻平權議題，同志追求的並不是一種特殊的對待，而是生而為人的一種愛的權利，與眾人平等，與眾人相當，如此而已。

參考文獻

- 李東霖（2010）。王盛弘「關鍵字：台北」的同志書寫。文學前瞻，10期，53-67頁。
- 何春蕤（2001）。同志研究。台北市：巨流。
- 林珮苓（2009）。隱／現於詩句中的同志意象—以鯨向海為觀察對象。當代詩學，5期，5-30頁。
- 周華山（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孟樊（2006）。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台北市：揚智。
- 紀大偉（2012）。正面與背影——台灣同志文學簡史。台南：台灣文學館。
- 柯采新（1997）。同女出走。台北：女書文化。
- 洪雅琴（2000）。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台北市：麥田。

- 張娟芬（2001）。愛的自由式：女同志故事書。台北市：時報。
- 曹惠民（2007）。台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及其元素。華文文學，78期，49-54頁。
- 黃玲蘭（2005）。從「同性戀認同歷程」談女同志的現身壓力與因應策略。元培學報，12期，33-51頁。
- 焦桐（2004）。完全壯陽食譜。台北市：二魚文化。
- 鄭美里（1997）。女兒圈——台灣女同志的性別、家庭與圈內生活。台北市：女書文化。
- 劉韋佐（2009）。同志詩的閱讀與陰性書寫策略—以陳克華、鯨向海、孫梓評為例。臺灣詩學，13期，209-238頁。
- 簡家欣（1997）。九零年代台灣女同志的性別抗爭文化：T婆角色的解構、重構與超越中的論述。思與言，35卷1期，145-209頁。
- 騷夏（2009）。瀕危動物。台北市：女書文化。
- 沈俊翔（2004）。九零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同志主體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班。
- 洪菁霞（2013）。年輕女同志穿著束胸之經驗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 俞珊（2002）。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中市，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班。
- 許劍橋（2002）。九零年代台灣女同志小說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班。
- 葉靜宜（2011）。陽剛特質生理女性之日常生活處境與生存策略。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 簡家欣（1997）。喚出女同志：九零年代台灣女同志的論述形構與運動集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班。
- 籃慧蓮（2008）。電影《面子》與《蝴蝶》中的女同志情慾與母女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新竹市，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 Alice Schwarzer（2001）。大性別（劉燕芬）。台北市：台灣商務（原著於1990年出版）。
- Pamela Abbott and Claire Wallace（1996）。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學（俞智敏等）。台北市：巨流（原著於1985年出版）。

Writing the Image of Lesbian: A Study on Sau Jia's Poetry "Bin Wei Dung Wu"

Yi Chen Lu

Graduate school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aiwanese homosexuality poems has gotten researcher's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ontrast to gay poems, lesbian poems have little discussion nowadays. Sau Jia is a lesbian poet who comes out of the closet, and her poetry "Bin Wei Dung Wu" unclosed the history of her original family,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life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n, it unclosed true colors of homosexual lovers and sexual desire between lesbian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is thesis identified the homosexuality poems by author's identity of lesbian, and it researched the writing of lesbian in the poetry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readers more ways to appreciate poems, such as identifying poems by not only author's identity but also the common feature of composing homosexuality poems. We can see homosexuality's desire of love in the Sau Jia's Poetry "Bin Wei Dung Wu". This poetry also creates the features of modern lesbian poems by appearance in the darkness, flow of gender demarcation and extension of carnal desire.

Keywords: lesbian study, feminist, queer poetry